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上　　總考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表章學庸

宋史邢昺傳景德四年自陳給假入辭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昺視壁間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

王應麟玉海曰天聖五年四月賜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于瓊林苑人賜御書中庸篇各一軸初上欲賜中庸先命上中庸錄本旣上乃令宰臣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上傾聽終篇始罷是歲進士三百七十七人景祐元年四月賜新第張唐卿中庸慶

歷二年四月又賜楊寘皇祐元年四月賜馮京五年四月賜鄭獬嘉祐二年四月賜章衡四年四月賜劉輝

又天聖八年四月賜進士王拱辰等宴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大學篇各一軸自後新登第者必賜中庸大學篇或儒行篇以爲常寶元元年四月賜新第人御詩及大學慶歷六年四月賜賈黯等大學嘉祐六年四月賜王俊民等大學

宋史高閌傳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他說從之

曾宏甫石刻鋪敘高宗親御翰墨作小楷書諸經又節

書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送成均鐫石
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新第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
中庸篇廷試賜御書自此始十年五月御書中庸賜秦
檜二十一年五月賜新進士趙逵等大學乾道三年九
月詔擇禮記諸篇最要切者如王制學記中庸大學之
類先次進講先是中書舍人梁克家言禮記出于漢儒
非全經也欲如元祐范祖禹所請從之淳熙四年二月
幸太學講中庸九經紹熙五年侍講朱熹講大學閏月
朔講至盤銘日新又進講義冊上欣然曰要處只在求
放心淳祐元年親御奎章以禮記大學分賜輔臣
朱子文集與魏元履書曰某六月登對初讀第一奏論

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

邵經邦宏簡錄林光朝傳駕幸國子監命光朝講中庸稱善面賜金紫

宋史度宗紀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帝詣太學禮部尚書陳宗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己酉執經官宗禮講經官宜中各進一秩宜中賜紫章服

陳櫟禮記集義曰大學中庸固自程子朱子而後拔之于四十九篇之中尊之四庫數籤之上然宋仁宗天聖五年丁卯王堯臣之及第也賜以中庸篇寶元元年戊寅呂溱之及第也賜以大學篇于戴記中表章此二篇以風勵儒臣豈非已開四書之端乎

按人臣有善應歸其君賢者立業亦乘乎運庸學二書之爲程朱表章學者莫不耳熟之矣而天水諸帝重道右文旣拔二書于全記之中親洒宸翰廣行頒賜尋復講讀經筵勒石太學則二書之脉㴱戴記中者固已達于霄之氣矣程朱生逢其會大發藴奥配爲四書仍得寧宗理宗詔立學官俾學者得盡尊信于此而謂其功之獨出一二臣下詎公論乎程朱在天之靈應亦謝不敢也愚故先列諸條以申程朱歸善之義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

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

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

玉海曰梁大同十年張綰朱异賀琛共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傳疑錄曰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然戴顒嘗注中庸梁武帝亦爲中庸講疏已知重中庸矣非但始于宋也

經義考曰司馬氏光大學廣義一卷取大學于戴記中講說而專行之實自此始

按中庸自西漢已有專行之本不但始于六朝然其書今皆不傳大學惟宋仁宗書賜新及第者始行抽出而溫公之作廣義適當其時蓋亦承君意以闡聖

道也迨元祐時范祖禹以審擇禮記爲請乾道之初
復以梁克家言詔擇禮記最要切者乃先以中庸大
學等篇進講至是而二書之隆然別出上有明詔天
下士孰敢不翕然哉程子經說正出自元祐之間朱
子章句正著于乾道以後與溫公作廣義于仁宗朝
同一事理

宋史道學傳明道中程顥及弟頤受業周氏乃大擴其
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

朱子語錄曰中庸前輩諸公註得多了不比大學都未
有人說

陳櫟四書發明曰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于是始拔

大學于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有成書耳

眞德秀文集大學衍義序曰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槪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于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講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于

胸次矣

朱子序石氏中庸集解曰子思作爲是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雖或傳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以言之則亦異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于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

意不滿而火之矣二夫子于此旣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于門人所記行于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張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他說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新昌石君𡼖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而屬某序之

章潢圖書編曰學庸二書漢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立于學宮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或問通稱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爚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

大行于世今惟章句列于學宮

按朱子以前溫公以後于大學篇有專義者宋史載惟呂大臨大學一卷喻樗大學解一卷張九成大學說一卷其雜見他目錄者有蘇氏總龜蕭氏欲仁廖氏剛譚氏惟寅何氏俌數家而其書多佚不傳中庸說者多家醇雜互見其能以精粹顯者略具朱子所作石氏集解序中矣朱子之爲章句實就石氏書而刪其繁亂者也

吳澂三禮敘錄曰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旣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竝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

按今坊刻禮記往往除此二篇其端似開自此說然

吳氏更定篇次各以類從又以投壺奔喪歸諸儀禮與今獨除二篇者實殊

大學證文曰舊有以春秋諸經爲大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孝經爲小經者則大中論語孟子在漢唐早已單行不始宋儒作四書也宋仁宗天聖八年曾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惟爾時已有專本故可取爲賜耳又曰西漢時有以大中二書幷論語孟子稱小經者析二書于記爲之單行因別有大學中庸之目歷漢晉隋唐以及于宋未有異也

按西河屢言大中二書舊與論孟孝經同爲小經諸傳記絕無可考且無稱二書曰大中者惟唐選舉志

詳分大經中經小經之說時論語孝經附中經而孟子未立大學中庸則猶統戴記中北宋始以論孟孝經爲三小經仍未及乎學庸西河旣憶大經中經爲大學中庸又以宋制小經爲漢唐以來所共行是悞中又悞至舉天聖事爲時有專本之證觀玉海原文似亦未確西河博學強識世人所共見書斷無不見特其性喜立異恃己又過高謂世間三家村弟子不妨一手掩其目也嗚呼亦何可盡掩也哉

東陽湯慶祖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原始

劉向別錄曰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者也

班固白虎通五經篇曰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時變異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問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

隋書經籍志曰孔子既敘六經講于洙泗之上門徒三

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肆言合于道或
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輯而共論之
皇侃論語義疏序曰魯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門人痛
微言長絕景行莫書于是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
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此書之出
明不專一人
程子遺書伊川曰論語是聖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
是見得聖人處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
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朱子語錄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其言語時有長長
短短不類處

黃庭堅山谷集曰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

魏了翁鶴山集曰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

十一經問對曰弟子以平日所記輯而錄之如今人之語錄

郝敬論語詳解曰柳宗元謂是書成去夫子時已遠然亦是七十子存日記錄後人修輯中間覿面開示諸子處天機䂂䂂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模擬

按諸家原述撰輯俱但云弟子門人不爲鑿指誰某言中理準討論者宜奉爲指歸也漢志以弟子門人別爲兩輩義疏謂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尤的

王充論衡正說篇曰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

賈公彥儀禮聘禮疏引鄭康成論語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一尺二寸書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按原書度數雖無關要義而聖人崇謙至意亦學者所宜知也漢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三尺是舉其成數實則二尺四寸故鹽鐵論稱二尺四寸之律曹襃新禮亦寫以二尺四寸蓋凡大經大典古皆用此尺寸之簡以昭鄭重鄭氏云孝經謙半論語又謙半本諸孝經緯援神契今緯書不傳孝經春秋兩疏中可考驗也王氏云論語本數十百篇殊覺駭聽然溯末輯論時言之亦未可謂其夸誕王此言當時必更有本今不可稽

劉勰文心雕龍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

論語義疏曰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是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

朱子文集答韓无咎曰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語錄不可廢之驗

經義考曰撰論語者意取主尊其師故于弟子之過但書之以明師之普誘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季路之鼓瑟樊遲之學稼學圃孔子以爲野爲小人皆紀于策若後人爲之曲爲同學者猶沒而不書矣

按義疏經義考俱見得門弟子撰輯心事一一出於至

愼至公斯可謂善說經者

李善昭明文選劉子駿移曹顏遠詩兩注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

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

傅休奕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孟子

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爲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

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按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即源本崇爵讖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鄭氏謂子游子夏等撰定似亦本子夏六十四人之說聖門文學之選游夏特稱夫子修春秋惟以示游夏子游子夏之預撰論語微讖言宜亦謂然陸象山以尊有子爲據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張與游夏同也論語第十九篇附記羣賢之言子張子夏子游爲多而張居篇首曾子雖稱子却居三子後又似門人之各尊其本師者且子張書紳明見語中則游夏外應更數子張爲記錄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張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別本總之撰人有名肇端

自識識㪅緯更不經未可援爲案據

柳宗元柳州文集論語辨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且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之號師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沒諸弟子嘗以其似孔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程子經說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

朱子或問曰柳氏之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比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曷嘗有子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論語之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

又文集程允夫曰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或言論語之書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

傳子雲編錄象山語曰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耳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

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真

葉氏愛日齋叢鈔曰鶴山魏氏記常熟縣學有曰柳宗元謂論語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有二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爲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或旣子且字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若淵弓至游夏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

尼者無敢以爲疑也

洪邁容齋三筆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名者昔賢謂論語出于有子曾子之門人予竊意亦出于閔氏觀其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路子貢不同則可見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載胡氏寅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論語之人也

按柳氏以曾子之死疑當時弟子無復存者實千古卓論程朱陸洪諸儒皆由柳氏發凡然必鑿指成書之人終恐無徵不信魏氏以稱子稱字屑屑較論徒

覺詞費論語第六篇云冉子請粟第十三篇云冉子退朝卽侍側章冉有子貢唐石經亦書作冉子適衛章冉有僕義疏與論衡風俗通皆作冉子但以稱子爲斷則此書又有出于冉氏門人者矣愚謂皆不必也祗言門人便是

胡寅論語詳解曰自吾道一貫以下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又公冶長篇疑多子貢之徒所記先進篇記閔子言行者四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憲問篇疑原憲所記

程子遺書劉元承編伊川語曰顏子後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朱公掖問學拾遺載伯淳先生語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乃曾子所記也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曰一貫篇曾子門人所記故稱子出

十一經問對曰子貢方人公冶長一篇多類人物故疑其門人所記然門人不當稱子貢恐是子貢所記而門人得之鄉黨一篇記者恐非一手顏淵篇顏淵仲弓問仁是同時問故皆有不敏之對司馬牛問仁與問君子恐又是一門人記之觀其序牛之兩問及憂無兄弟之章意必子夏門人記錄憲問篇觀首云憲問恥若憲門人則必不稱憲矣故胡氏以爲原憲所自記第十六篇

稱孔子曰者十節不稱子而稱孔子非弟子門人記錄之體故洪氏以此篇爲齊論第十八篇多記隱逸之事恐是記者類聚成篇

越順孫四書纂疏曰憲問之爲自記不比他篇無左驗首章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自記之驗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稱字而此獨稱名其爲自記之驗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自記之驗三也

馮椅論語解曰子張篇始子張子夏而終子貢三子之言爲多疑其門人所輯而曾子稱子則成于曾子門人

者也

王若虛論語辨惑曰胡氏徒見憲問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一篇悉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吾道一貫至欲訥于言十章皆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按右更析指某篇某章屬某門人記錄愈覺支離難信王氏之論元陳文靖公天祥以爲極當

王肅家語後序曰家語與孝經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

劉知幾史通疑古篇曰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

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惟稱論語而已斯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

按漢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今家語蓋王肅僞造也就肅之說家語是論語所餘則兩語不應重襲而當時不先有論語名今如子謂子賤子使漆彫開仕子張問高宗子路問管仲子路慍見葉公問政齊人歸女樂魯廄焚等事皆已在論語而家語仍由別籍撦之至弟子解敘曾點風浴竟忘其所以直標出論語名則于後序言顯不自應又烏足據之原論語耶劉氏徒見今家語遽云古人輕事重言亦甚害理

歐陽文忠公集三年無改問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又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慈湖家記曰孔子嘗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

又曰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篇首記有子之言不止於一二章有子倘爲曾子所不可而况其徒乎其所記亦難盡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於首見識不逮有子矣

所幸聖言本無瑕故記者雖差亦可默會

按右三說俱謬心之精神是謂聖語見尚書大傳未知果出孔子否楊氏學特奉此爲宗旨其所以漸流偏僻也歟弟子章與四教章之行有先後則皇氏義疏早有成說剖明歐陽氏說蓋有感于時弊之不可因循而不自覺其立言之大失

浦江戴龍田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魯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

按傳十九篇師古注曰解釋論語意者此即後儒所云傳注之傳邢氏謂張禹以上說論語者皆不著篇簡以爲傳注豈未聞此十九篇及夏侯氏之二十一篇歟但古人釋經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此則與張禹以下諸儒不同者也

又曰漢與有齊魯之說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于世

何晏集解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

按班書張禹傳云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事庸生採獲所安王陽庸生依藝文志乃俱傳齊論者禹既兼採齊魯則所云先事王陽若謂王之所傳乃屬魯論故先與扶卿等並列爲五家也五家果皆魯論又何以

言有篇第之異列傳文似有小誤右二條述傳魯論
語人皆不及王陽當爲正

皇氏義疏曰孔子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爲魯人
所學故謂魯論也

邢氏疏曰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漢興傳者
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

按論語初但一本魯而已矣無所比別亦不必先有
魯名齊論之行始何時不若古論之有成說所謂漢
興而論有別傳情當然也然則經焚書而口授獨存
者惟魯論齊不與焉

歐陽修崇文總目曰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

之齊論出於孔壁則曰古論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行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十一經問對曰今之論語二十篇者魯論也古文論語出于漢景帝世如齊論魯論恐是漢興之初齊魯諸生多孔子弟子門人已先得于傳授者在文帝朝論語置爲博士矣

容齋五筆曰諸儒訓釋六經多曰傳曰解曰箋曰章句又或曰故曰微曰通論語之學但曰魯論齊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經典釋文曰鄭康成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

傳不習乎魯讀傳爲專可使治其賦也魯讀賦爲傅崔子弑齊君魯讀崔爲高吾未嘗無誨焉魯讀誨爲悔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爲亦正唯弟子魯讀正爲誠君子坦蕩蕩魯讀蕩蕩爲湯湯冕衣裳者魯讀冕爲絻下如授魯讀下爲趨雖疏食菜羹瓜祭魯讀瓜爲必鄉人儺魯讀儺爲獻君賜生魯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好行小慧魯讀慧爲惠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讀躁爲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爲歸古之矜也廉魯讀廉爲貶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爲室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孔子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章
按鄭所校凡五十事今依釋文鈔列祇得二十四事
其使治賦又爲梁武帝續校則二十三事耳蓋時行
鄭氏本或無此注故陸氏但傳其所有不更追其所
無也丙兩歸字自何氏集解已還魯之舊好行小惠
義疏本中仍之文選注太平御覽皆嘗引用疏食菜
羹必祭朱子從焉餘若躁讀爲傲與荀子勸學篇逃
文相符儺讀爲獻則鄭氏又嘗取之說禮郊特牲
朱子或問曰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何晏所敘篇
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

同者如以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注就魯論篇章
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書藝文志巳不載齊古篇
目陸氏蓋于諸家說中得之耳
又文集陳安卿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
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
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
考之齊古爲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
此矣
張文獻螺江日記續編曰古齊二論不行單行魯論故
今何晏集解與朱子集註總稱魯論或乃以孔子魯人
故以魯稱至有稱孟子爲鄒孟者則孝經何以不稱魯

經繫辭何以不稱魯繫亦弗思甚矣

按陸氏歐陽氏皆言今行論語即魯論語乃苐據篇數言耳若其文則張侯先以齊魯合參鄭氏更以齊古校易豈可復指為魯人所傳之原本乎唐張籍祭韓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宋史哲宗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開經筵講魯論暨宋人向子愬著魯論集議張演著魯論明微是皆以齊古亡而世所有論語特此二十篇單行夫子魯人不嫌以魯論通號之耳魯人一層情亦宜有不必斷斷辨駁

慈湖家記曰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論非孔壁中古文古文論語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則今

魯論之不能無差明矣

按今論語會合三本歷經先儒參考從其至善詎得以與古異爲差楊氏此言聽者當知其所蔽

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陸德明謂必祭字出魯論則何氏集解正魯論非齊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並無必字而陸氏唐人忽作是說豈非大謬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按陸氏纂釋文時雖已不見齊古之書而鄭學猶盛行人間所錄魯讀二十餘事悉本鄭氏並非係風捕景之譚南史引菜羹瓜祭但稱孔子未題魯論毛氏

强援爲證改其原文西河集中若此類不勝舉

東陽葉蓁校字

仁和翟灝晴江學

齊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齊說二十九篇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

邢氏論語疏曰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王吉字子陽琅琊虞皐人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于人

按漢志不載王卿集解不稱宋貢五鹿互有詳略以皆未名家也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琊王卿不審名

蓋卿非王氏名

集解序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亦頗多于魯論

皇氏義疏曰猶是弟子所記而為齊人所學故謂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其二十篇雖與魯篇大體不殊而篇中細章文句多于魯論也

邢氏疏曰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

漢書如淳注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毛奇齡四書賸言曰齊論語有問王知道一篇合二十二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聯不

合必問王一篇知道一篇其通云一篇者誤也

按自漢至今未有言問王知道爲一篇者毛氏故作此自難自解之辭不識何意

隋書經籍志曰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齊論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輕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古論章句與魯不異惟分堯曰子

張問以下別爲一篇則問王知道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眞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按晁氏獨謂此二篇爲內聖之道外王之業似非通論而以前儒授受數百年本張氏遂擅廢之他儒隨絶不復道致無一字傳聞及今不誠可惜兼可怪乎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周旋齊師之門甚久乃忽忍爲此舉凌師蔑聖之罪何可曲爲諱哉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問王疑問玉也篆文相似

經義考曰問王知道說者謂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傅會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

義今逸論語見于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卽問玉亶其然乎

按王玉字譌理似有之然說文初學記等所引逸論語文俱未足深信且朱氏旣云篇名非包括全篇之義又何容問玉一篇獨詳詮玉之屬今家語有問玉篇亦未嘗有如說文等之所引存備一說未可泥也

洪興祖論語說曰季氏篇或以爲齊論

胡泳論語衍說曰洪氏疑此篇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

且篇內十四章皆條列而詳備與上下諸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也

論語集註考證曰齊論章句頗多于魯論季氏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四書辨疑曰洪氏率爾一言略無憑據註文遽信從之假如復有或人之說指子罕篇爲齊論鄉黨篇爲古論或更顛倒篇次陞其後者于前降其前者于後亦當從之耶何晏集解敘次三論本末甚詳齊論之異于魯論者問王知道兩篇而已餘者二十篇則皆同季氏一篇豈容齊獨有之哉果如洪氏之說則魯論當是十九篇也自古以來未嘗聞有如此之說鄭元合併之後亦未

嘗再有更改不知或人何從得此洪氏乃指或人爲據正爲道聽而遂說也

馮椅論語解曰子張問仁於孔子諸弟子無稱問於孔子者抑齊論與

陳梓四書質疑曰凡子曰是魯論加孔字是齊論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是孔子退有後言雖是大義所激不得不說終非聖人之事君而齊人傳聞而記載之豈聖心所欲哉夫子若見齊論必刪此語

按洪氏特因孔子之稱意爲斷別馮氏陳氏遂相承況溫沿及他篇統觀此一經凡對時君及執政大夫

例多加用孔字雖于隣國大夫如葉公陳司敗蘧伯玉猶然說者謂稱族所以示謹也至于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于陪臣有然或謂孔子孺悲欲見孔子接輿歌而過孔子沮溺耦耕孔子過之則于常人有然孔子於鄉黨孔子曰才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則泛錄言行有然例若不可泥矣猶或曰陽貨孺悲接輿沮溺皆外之也十亂三仁重之也鄉黨特書之也乃門弟子之周旋問答如南容問羿奡禹稷及三復白圭而以兄子妻之俱于子上書孔南雖貴族既同在弟子之列又何必獨優別之乎即專以子張論堯曰篇記其從政之問亦云問孔子若此之類例無

可通欲斷問仁章爲齊論則問政章亦齊論矣斷子張二章爲齊論則南容二章亦齊論矣齊論之雜出各篇者何若是紛紛耶漢書謂論語一書其初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没後相與輯而論纂成之記者既非一手其間體例自有不能盡泯參差之處不得因之爲口實也辨疑譏之良未爲過

袁枚小倉山房集曰夫子于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以仁何至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前後不合不知何故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

也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弑簡公
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
以管仲爲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其上章云哀公
問社下章云子語魯大師樂非魯論而何

按此論實得經間較洪氏等之沾沾一字見識超矣
但憲問篇亦非齊獨有之張侯鄭氏以齊校魯時不
聞有採齊數章事袁君我老友記之俟他日共析

浦江朱興悌 樓中元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古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壁中兩子張

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于孔子舊宅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定其可知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孔穎達尚書正義曰安國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云悉也科斗書者蒼頡本體周所用之形多頭鹿尾細似水蟲之科斗經秦不用故人無

能知識

論衡佚文篇曰恭王闓壁中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

又正說篇曰武帝發取孔壁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

申鑒時事篇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仲尼邈而靡質將使誰折之者

論語詳解曰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贗而論語先有齊魯可據故得免魚目之憂

按諸說中惟論衡云昭帝女事別無考證

孔叢子獨治篇曰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家語後序曰夫子八世孫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論語于夫子之舊宅堂壁中

今文尚書序曰秦焚書有孔子九世孫孔惠與濟南伏生各藏其本于家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

顏師古漢書注曰家語云孔騰藏尚書論語于壁而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司馬溫公集古文孝經指解序曰先儒皆以爲孔氏避

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疎遠者誠不侔矣

按藏書人不惟兩說不同孔鮒孔騰外又云孔惠史記世家子襄子名忠而惠不著或惠爲忠弟也子襄已當漢孝惠朝爲博士惠更後一世其長也約秦已亡矣何必有藏書事竊疑諸說俱傳之不真惟司馬氏言爲合情理

集解敘曰古文論語亦無問王知道二篇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都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義疏敘曰古論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
桓譚新論曰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
隋書經籍志曰古論語與古文尚書並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與啡分子張爲二篇
義疏曰古論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又別題爲一篇故有兩子張篇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爲一篇又一是子張問孔子如何斯可從政爲一篇也

漢書如淳注曰古論語分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論語集註考證曰子張問於孔子古論語分此下自爲篇題曰子張問

一按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義疏敘有實據其文之異即新論所計已甚多隋志謂與魯不異豈信說乎漢志及釋文但言兩子張義疏詳析之至六十餘言簡與繁各適其當若隋志云分子張爲二不云何子張如淳改其篇名謂之從政金仁山于篇名下贅一問字均未免疎失毛西河更爲說曰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也尤覺

泯棼罔信

集解敘曰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家語後序曰魯恭王壞夫子宅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二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尚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尚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畧曰古文尚書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

尙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隋書經籍志曰齊論之亡古論先無師說又曰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元注古論義注譜一卷徐氏撰皆亡

謹貞按四書見聖編曰何晏稱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今集解中仍多孔注則知所以言不傳者非全佚也

四書賸言曰當時安昌侯張禹能通古齊魯三家論語以授成帝則在西漢末猶未亡至晉何晏爲魯論集解然後齊古二論漸不可考耳

按漢書中藝文一志即劉向父子七略本也尙書錄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無孔氏之傳論語十二家序稱齊論王吉名家魯論龔韋夏侯扶蕭張皆名家而亦不及孔氏此孔衍所云尙書不記別錄論語不使名家之實驗也書旣不得名家遂不立官師講授是之謂無師說即是之謂不傳若其家藏訓本見在爲何氏首采詎得云亡佚耶張侯時孔訓未行故史但言其本受魯論兼講齊說謂之三家並通亦復殊談

晉書衞恆傳曰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恆祖敬侯寫

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
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曰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
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
張懷瓘十體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秦用
小篆古文絕矣漢文帝時伏勝獻古文尚書又有魏文
侯樂人竇公獻古文樂書及武帝時魯恭王得孝經論
語尚書等經宣帝時河內女子又得古文二篇晉咸寧
五年汲郡人得冊書十餘萬言或寫春秋經傳易經論
語夏書周書瑣語梁邱藏穆天子傳及魏史于是古文

備矣魏豐刪定舊文制爲六書一曰古文卽此也
宋祁景文筆記曰唐明皇始以隸楷易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所謂隸古定者隸爲隸書古爲科斗書前一偏作科斗後一偏作隸書釋之也
按右詳古文源委俱可備參考者書序記孔壁所出尚書論語孝經而已劉歆讓博士移更有逸禮漢藝文志作禮記其春秋左氏古文別出北平侯張蒼之家非孔壁書而晉魏二史皆言魯恭所得兼有春秋亦孝經者一疑義也書釋文釋序所云傳別具二說一說謂是春秋又汲郡所得古文首言春秋經傳斯

或爲二史所由惑歟

說文解字自序曰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漢志考證曰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云古論語以爲社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貉之厚紹衣長色孛如也文質份份不使勝食既朝服袉紳弜善射小人窮斯𤄲矣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友諞佞以杖荷莜有何臾而過孔氏之門𣄰湯舟跨弖之足皆古文

論語釋文曰𢀳古文臣字今本作臣

按唐后妃傳暨郭氏佩觿宣和書譜俱言天后出新意造十餘字臣易爲𢀳一也今據陸氏于貞觀時撰

集釋文已稱恶爲臣古文則此一字非天后自造矣

釋文凡云魯讀爲某今從古者均先儒據古正魯之

文原五十事見釋文者二十四王伯厚僅舉其一餘

二十三事備述前魯論篇矣漢孔氏訓專以古論爲

本集解採取孔訓每覺其正文有與今本異者如貧

而樂樂下有道字不至於穀穀讀爲穀後進於禮樂

作與禮樂一言喪邦作喪國且在邦域之中作封域

生而知之者作天生知之或集解中已改同今本而

別籍徵引孔注不同如縲紲孔氏作縲紲見廣韻子

所雅言孔氏作雅音見韓李筆解滔滔者孔氏作悠

悠見史記文選注若此之屬恐可進測之以斷爲古

論語文

裴萋得論語釋言曰擇不處仁以擇爲宅古文云然

儀禮有司徹疏曰注言古文䞉皆作尋者論語及左傳

與此古文皆作尋

按論語未見尋字唯溫故知新注云溫尋也邢氏疏

亦引有司徹文證之經有古文注寧有古文耶儀禮

此段疏文義頗不了疑有傳譌字句下文更云論語

亞古文論語古文通用今以不敢強說略之

郭忠恕汗簡錄古論語字 郁 粼 甯 昆

備 弆 攀 劝 舉 虐 擀 慼

貉 錄豕部 貉 錄豸部 綿 然 度

朱雲金石韻府續錄古論語字畧 仲哉虞撰孝柳

結類

按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嘗倣效孔壁古文備為一體又晉咸寧時汲郡人發古冢得竹冊十餘萬言其間具有論語所謂古論語者保無自二本流傳者耶夷考魏所立石隋志僅錄其尚書春秋未定論語之曾刊否也汲冢所出羣書隨復散棄存于後者惟周書魏史穆天子傳瑣語數種其論語自六朝皆絕口不稱恐已旋滅之矣郭氏汗簡蒐羅廣而採擇精凡宋人小學書自夏英公竦以下無不援之所錄論語十七字當是真得孔壁之遺其貉字兩文並傳蓋一

爲衞靈篇蠻貊字一爲鄉黨篇狐貉字貉與貊貉俱與許氏說文引論語符許氏去魯恭王不遠孔壁本當猶及見此與之符可知非採自魏晉本矣金石韻府本夏英公集古文韻參薛尙功楊桓諸編以廣之者續錄數字亦猶有所稟承

湯溪馮大閭校字